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南亭新著

望成名 講制藝 紳勗後進

卷二十一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
 內住的只有兩家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
 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
 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
 眼邊看見中了一回小兒竟是非司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
 姓方的便漸的公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
 不吝工本請到一個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
 意進取到得一個心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的也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
印本光緒三十年再

本 李寶嘉 撰
清 卷二十 集 雙紅堂 小說 108
D869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官場現形記

卷一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33(16)

双紅堂
小説
133(16)

十本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一

南亭新著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話說冒得官回家之後囑付太太把女兒紫扮停當又收拾了一
 間房屋將家中上下人等統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來先送
 信給統領的小戈什托他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感德匪淺自己
 却躲在一朋友家去過夜却說統領向例每天這頓晚飯是從
 不在家吃的托名在外面應酬其實是天天在秦淮河裏鬼混這
 天到了下午仍舊坐轎出門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釣魚巷裏吃酒
 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畢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轎回去小
 戈什的心上明白預先叮囑轎夫叫他把轎子一直擡到冒得官
 的公館跟前打門進去羊統領假充酒醉跟了進來此時冒家上
 下都是串通好的當把他一領領到小姐房中眾人一哄而出統

領等房中無人纔上前同小姐勾搭聽說這一夜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冒小姐只是不答賽同啞子一樣羊統領以為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良宵易過便是天明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打的震天價響隨後接着有人出來開門這進來的人分明是個男人聲氣羊統領雖然是一個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時不禁心中害起怕來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以致落了他們的圈套連忙一骨碌從牀上爬起察看動靜聽了聽只聽得房間外面有人底底的說話於是羊統領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長衣輕輕拔去門門拿在手巾預備當作兵器可以奪門而出說時遲那時快羊統領在裏面各事停當走到門前又側着耳朵聽了一聽誰知反無動靜於是心上更爲驚疑不定想要開門一時又不敢去開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冒小姐業亦披衣下牀此時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統領越看越愛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輕輕說得一句道天還早

得狠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冒小姐亦不理他却不料這一問早被門外一個人聽見用手指頭輕輕把門叩了兩下亦說道天還早得狠統領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羊統領一聽門外有男人說話這一嚇非同小可但是說話的聲音很熟一時想不起是誰正在那裏半天喘不出氣來還是冒小姐爽快連忙邁步走近門前伸手將兩扇門豁琅一聲拉了開來說了聲有話讓你們當面講羊統領起初還當是小姐過來拉他的却不料有此一番舉動房門開處朝外一望只見一個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門跪着不動那人低着頭亦看不出面貌羊統領滿腹狐疑更是摸不着頭腦正在兩難的時候幸虧門外跪的人先開口道沐恩在這裏伺候老師難得老師賞臉沐恩感恩匪淺說完這兩句擡起頭來聽統領吩咐話羊統領仔細一看認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無主意只聽得冒得官又說道了頭還不過來帮着我求求統領一言未了他女兒亦跪下了羊統領至此方纔恍然大悟見他們跪着不

起知道沒有友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裏說道你們這番好意我都曉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來之後又請一個安說道全仗老師栽培其時臉水早點心都已齊備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立刻要走冒得官父女兩個拉着抵死不放手要統領吃過點心再去羊統領無奈只得每樣夾了一點吃了方纔走的冒得官又趕出門外站過出班方纔進來自此以後羊統領便天天到他家走動又過了兩日却把冒得官傳了去問過仔細見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管這閑事便也不去追問統領回來便借了一樁事把朱得貴的差使撒掉還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辦他的遞解朱得貴急了到處托人替他求情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說我去替你求情見了統領鬼混了一陣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并且還賞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標下去當差一個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而且還感激他

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話分兩頭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而且他南京有賣買上海有賣買都是同人家合股開的便有他現在南京一升字號裏做擋手的一個人其人姓田號子密是徽州人氏這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頭髮不多背後却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因此衆人就送他一個表號叫田小辮子做了十幾年的擋手手裏着實有錢近來忽然官興發作羊統領便勸他道如要做官捐個同通到江南來有我的面子無論那個道台跟前託託差使是一定有的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磕來碰去的官道台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錢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只好聽其所爲等到上兌之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東家找了一個人接手他便起身進京引見他東家往來的人都是官場他在官場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官場的規矩應該是在行的了誰知大謬不然不要說別的單說他進京引

見的時候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他到的晚了大夥兒已入了座
還有叫的條子亦在那裏他進門之後見了人就作揖見了相公
亦是作揖後來人家問他怎麼你見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說我
看見他們穿着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時候那些局子裏當差
的老爺們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見了他們疑心他們是部裏
的司官老爺纔從衙門裏下來他們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橫
豎禮多人不怪多作兩個揖算得甚麼自己做錯了事人家說說
他他還不服諸如此類的笑話也不知鬧出多少等他到省之後
齊巧這江南的藩司糧道鹽道統通換了新人他一個也不認得
這天大早頭一個上制台衙門到了司道官廳上人家是曉得制
台脾氣的總要打過九點鐘纔上衙門他一進官廳就在坑上頭
一位坐下後來等等大家不來他便不耐煩獨自一人坐在坑上
打盹穿着簇新的蟒袍補褂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會各位
候補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沒有差使的霎時間絡絡續續來了

五六十位號房看見別位大人來到方纔把他推醒他一隻手揉
眼睛却拿一隻手滿身的亂抓說是坑上有臭蟲把他咬着了說
話間定睛一看一見來了許多人把他嚇了一跳幸虧全是候補
道其中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連忙下坑一一招呼招呼之
後正待歸坐却見一個人走了進來也是紅頂花翎朝珠補褂他
却不認得這人是誰見了面一揖之後忙問貴姓那人說姓齊接
下來又問台南旁邊走上來一位候補道是羊統領的熟人曾經
托過他招呼田小辮子的這位候補道忙把田小辮子一拉說了
聲這是方伯田小辮子連忙應聲道原來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
藩台也不理他逕自坐下這個控口外面又進來一個人大家都
認得是兩淮運使新從揚州上省稟見的衆人見了一齊都招呼
過獨有田小辮子又頂住問貴姓台甫運司說了接着又問貴班
運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聲兄弟是兩淮運司誰知田小辮
子不聽則已及至聽了運司二字那副又驚又喜的情形真正描

畫不出陡然把大拇指頭一伸說道阿約還了得財神爺來了大衆聽了他的話都爲詫異就是那位運司亦楞住了只聽得田小辯子說道你們想想看兩淮運司的缺有名的是一個鐘頭進來一個元寶一個元寶五十兩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就是二十四個元寶二十四個元寶就是一千二百兩十天一萬二千兩一個月三十天便是三萬六千兩十個月三十六萬再加兩個月七萬二一共是四十三萬二啊唷唷還了得這們一個缺只要給我做上一年就儘數了他正說得高興忽然旁邊有他一個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麼給人家做人家還不肯要呢衆人忙問給誰誰不要那人說道就是那個唐什麼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這個缺他一定要辭不做嗎又一個人說道唐某人呢本來是個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任你甚麼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況現在的這個運司缺亦比前差了許多田小辯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壞做官的利息總比做生意的好衆人見

他說的窮形盡致也不理他停了一刻約摸已有十點打過制台在老祖前應做的功課一一停當方纔出外見客頭一班司道進見田小辯子是初次稟到的人於是隨着一同進去見了制台一切禮節全是隔夜操練好的居然還沒有大錯不過一件毛病不好是愛搶說話無論制台問到他他不問到他他都要搶着說幸虧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倒也並不動氣見過一面之後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說他的壞話說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場上的規矩都不懂得制台道還好尚不失他的本色這種人倒是老實人是不會說假話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頭的事情我們不曉得倒好問問他究竟他還沒有沾染官場習氣諒來還不敢蒙蔽我們藩台見制台如此亦沒有別的說話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來第三天又一同上院湊巧同見的有營務處上的一位道台制臺朝着這位道臺說道現在營制太不講究就以羊某人所帶的幾營而論有一營一半是德國操一半是英國操又一營

全是德國操忽然當中兼了些長苗子這長苗子是我們中國原
有的如今兼在這德國操內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個中
外合璧我兄弟年紀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煩總要諸位費心幫幫
忙羊某人也是糕糊糊的你們總得說說他纔好還有一件習
氣最不好我每逢出門看見街上有些兵都把洋鎗倒擱在肩膀
上那一頭也有拴一把兩傘的也有掛一雙釘鞋的真正難看制
臺說到這裏那個營務處道臺通沒有答腔田小辮子搶着說道
不瞞大帥說職道在做居停羊某人營裏看得多了德國操的洋
槍都是倒擱的大帥倒不必怪他制臺聽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
個營務處上的道臺說話一會又說道新近有個大挑知縣上了
一個條陳其中有些話都是窒礙難行畢竟書生之見全是紙上
談兵這些營務事情如非親身閱歷決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辮子
又插嘴道職道跟做居停羊某人相處久了有年職道同做居停
談起這件事職道擬過幾條條陳狠蒙做居停說好明天倒要抄

出來送給大帥瞧瞧制台道你有什么見解儘管寫出來田小辮
子又答應了是等到院上下來便把從前在店裏專管寫信的一
位朋友請了來同他商議他自己拿嘴說那個朋友拿筆寫寫了
又寫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個鐘頭好容易寫了一個手摺其
中又打了幾個補釘到了次日上院齊巧這日制臺感冒止轅不
見客田小辮子撲了一個空心中甚是怏怏便同巡捕官說道我
是來遞條陳的與別位司道不同老師既不出來見客可以帶我
到簽押房裏獨見的巡補官道老師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
沒有做此刻剛正吃過藥蒙着兩條綿被在那裏出汗早有過吩
咐統通不見請大人明天再過來罷田小辮子無奈只得悶悶而
回誰知制台一連病了五天就一連止了三天轅門田小辮子要
見不能見真把他急得要死到了等六天制台的病稍為好些因
爲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來理事於是兩三個跟班的
架着勉強出來會客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道進見自然是藩臺

同着鹽糧二道說話問老師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病是好了不
過覺着沒有氣力到了我這樣的年紀算不大怎麼一病之後
竟其如此無用別人尚未開口田小辯子先搶着說道老師白天
忙晚上忙早晨有早晨的公事夜裏有夜裏的公事人有多少精
神禁得起如此的磨呢老師總要保養保養纔好他說的原是真
話不料這位制台上房裏一共有十一個姨太太聽了他話一時
誤會了意沉吟了半天忽然說道老兄的話狠不錯但是兄弟姬
妾雖多這兩年因爲常常在老祖跟前當差一直是齋戒的怎麼
還會生病田小辯子連忙接口道職道說的公事是老師天天辦
的公事並不是說到這裡也咽住了制台見他說話莽撞心上好
不自在半天不響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辯子站起來從袖管
管裡掏出一個手摺雙手奉上制台說道這是上回老師吩咐擬
的條陳職道已經寫好了五六天了帶來請老師過目制台說了
半天的話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們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

偏偏田小辯子要他看條陳他要待不看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
慣的了一時又放不下臉來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摺接了過來掙
札着大畧看了一遍兩手拿着手摺禁不住瑟瑟的亂抖藩臺怕
他勞神便說大帥新病之後不可勞神條陳上的事情過天再斟
的罷誰知田小辯子拉了藩臺袖子一把道兄弟這個條陳是大
帥五六天前頭吩咐的一面說一面又跑到制臺面前拿手指着
條陳說道大帥條陳不多祇有四條大帥請看這第一條此時制
臺正被他弄得頭昏眼花又見他自己離位指點毫無官體本來
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見他這個樣子倒要看看他的條陳如何
再講但是頭裏發暈雖然帶了眼鏡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說給
我聽罷田小辯子一聽大喜忙把手摺接了過來雙手高捧站在
地當中高聲朗誦未曾念滿三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原來替他
做手摺的人其中略爲掉了幾句文所以田小辯子念不斷句制
臺聽了不懂便問大眾諸公懂他的話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語

制臺道你老實講給我聽罷不要念了田小辮子便解說道職道的第一條條陳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隊伍都不准他們吃飽制臺道還是要尅扣軍餉不是俗語說的好皇帝不差餓兵怎麼叫他們餓着肚皮打仗呢田小辮子道大帥不知道這裡頭有個比方職道家裏養了個貓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到了晚上就不給他吃了等他餓着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給他東西吃了他吃飽了肚皮就去睡覺便不肯出力了現在拿貓比我們的兵拿耗子比外國人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國斷斷乎不可給他吃個全飽只好叫他吃個半飽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們餓了自然要拚命趕到外國人營盤裏搶東西吃搶東西事小那外國人的隊伍可被我們就吵亂了制臺道不錯不錯外國人想是死的隨你到他營盤裏搶東西吃他們的砲火那裡去了我看倒是一個兵不養等到有起事來備角文書給閣王爺請他把枉死城裡的餓鬼放出來打仗豈不更爲省事說完哈哈一笑田小

辮子雖然聽不出制臺是奚落他的話但見制臺的笑料想其中必有原故於是臉上一紅說道這個道理是職道想了好幾天悟出來的制臺聽他說話開味便也不覺勞乏反催他說道這第一條我已懂得了你說第二條田小辮子見制臺要聽他條陳更把他喜的了不得連忙說道前頭第一條講的是陸師這第二條講的是砲臺現在我們江南頂吃重的是江防要緊口子上都有砲臺這砲臺上的大砲是專門打江裏的船的職道有一個好法子就是教這砲臺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鏡把這江裏的路看清譬如外國人的船是朝着西面來的我們就架上大砲朝着東面打去倘若朝着東面來的我們就朝着西面打去這叫做迎頭痛剿萬無一失至於或南或北都是如此制臺道砲臺上的砲不打江裏的敵船打那一個難道撥轉來打自己的人不成至於砲臺上的人原該應懂得點測量的等到看見了敵船東西南北對准水線亦要算准時刻約摸船還未到的前頭一杪鐘或兩杪鐘三

杪鐘就得把砲放出等到砲子到那裏却好船亦走到那裏剛剛碰上自然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天下那裏有但辨方向不論遠近向那海闊天空的地方亂開砲的道理況且放一個砲要多少錢你也仔細算算沒有田小辮子見制台正言厲色的駁他又當着各位司道面上一時臉上落不下只好強辨道職道所說的迎頭痛勦原說的是對准了船頭纔好開砲制台道等到船頭對准了空總之不懂得情形還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田小辮子被制台駁的無話可說於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聲也不敢響此時制台同他駁了半天虛火上來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再把後頭兩條逐一解說出來田小辮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第三條是爲整頓營規起見怕的是臨陣退縮私自逃走或者在外頭鬧亂子闖禍照職道這個法子就不怕他們了制台道有什麼高明法子倒要請教請教田小辮子道職道也不過如此想可行不

可行還求大帥的示下制台道快講不要說這些費話了田小辮子道凡是我們的兵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條眉毛職道想這眉毛最是無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個人祇有一條眉毛無論他走到那裏都容易辨認倘若逃走以及鬧了亂子隨時拿到就可正法是斷乎不會冤枉的制臺道從前漢朝有個赤眉賊如今本朝倒有了無眉兵了真正奇聞你快一齊說了罷田小辮子只得又說道這第四條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時候或是出去打鹽梟拿強盜所有我們的兵一齊畫了花臉出去制台道畫了花臉可是去唱戲田小辮子道兵的臉上畫的花花綠綠的好叫強盜看着害怕他們老遠的瞧着一定當是天神天將來了不要說是打強盜就是去打外國人外國人從來沒有見過見了也是害怕的制台道你的法子很好倒又是一個義和團了田小辮子把臉一紅道職道雖然沒有見過義和團常常聽北邊下來的朋友談起團裏的打扮有些都學黃天霸的模樣職道現在乃是又換一個樣

兒是照着戲臺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畫無論什麼人見了都要害怕的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興不提防制台聽了他的條陳竟其大動肝火頓時唾了一口道呸這樣放屁的話也要當作條陳來上你們諸公聽聽傳出去豈非笑談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將來候補的一定還要多哩田小辮子還當制臺有心說笑話同他嘔着玩耍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江南本來有個口號是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制台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像你這樣的候補道本來只好比比驢子婊子再稍微上等點的人你就比不上其時藩臺等人見制臺說話說的長遠了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況且這位制臺是忠厚慣的今忽一旦動了真火田小辮子又是個市井無賴不曉得甚麼輕重的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搶將來不好收場於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齊站立告辭制台一面送他們還一面數說田小辮子此時田小辮子要强辨也不敢强辨了於是跟着大眾一塊兒出去

走到外面將要上轎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這個條陳今天是不該應上的勸他的人就是他的司寅趙元常他便拉了趙元常袖子自己分辯道我那裏有工夫上這撈什子這原來是大帥他自已問我要的他問我要我怎麼好說不給他而且條陳上不上在我用不用由他他也犯不着生這們大氣拿人不當人人家的官小雖小到底也是個道台銀子一萬多兩呢趙元常見他的爲人呆頭呆腦說的話不倫不類又想到制台剛纔待他的情形恐怕事情不妙趙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田小辮子到省羊統領曾託過他說田小辮子是個生意人一切規矩都不懂得總得你老哥隨時指點指點他纔好所以這趙元常纔肯埋怨他勸他不要多講話後來他不服趙元常的話趙元常也生氣便趁空回了羊統領說田某人太不懂事總得統領自己把他叫來開導開導纔好羊統領本來同他狠關切的當時一口應允說等我馬上關照他齊巧這日陰天狠有雨意羊統領沒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

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幾個道台甚麼孫大鬚子余蓋臣潘金士糖葫蘆烏額拉布田小辮子一共六位又面約了趙元常通統賓主八位同到釣魚巷大喬家看牌吃酒趙元常因另有事情說明白去去再來羊統領却自己坐了轎子先去吃烟這大喬同羊統領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見面之後另有副肉麻情形難描難畫一霎時親熱完了所請的七位大人也陸續來了當下先打牌後吃酒却不料田小辮子田大人新叫的一個姑娘名字叫翠喜是烏額拉布烏大人的舊交烏額拉布同田小辮子今天是第一次相會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心上着實吃醋起初田小辮子還不覺得後來烏大人的臉色漸漸的紫裏發青青裏變白他是旗下人又是闊少出身是有點脾氣的手裏打的是麻雀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這一副牌齊巧是他做莊一個不留神發出一個中風底家拍了下來上家跟手發一張白板對面也拍出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翠喜歪在他懷裏替他發牌一會勸田小

辮子發這張牌一會又說發那張牌田小辮子聽他說話發出來一張八萬底家一攤就出仔細看時原來是北風暗尅二三四萬一搭三張七萬一張八萬等張如今翠喜發出八萬底家數了數中風四副北風暗尅八副三張七萬四副八萬弔頭不算連着和下來十副頭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兩翻一百零四萬字一色三翻二百零八烏額拉布做莊打的是五百塊洋錢一底的么二架莊家單輸這一副牌已經二百多塊烏額拉布輸到輸得起只因這張牌是翠喜發的再加以醋意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頓時拿牌往前一推漲紅了臉說道我們打牌四個人如今到多出一個人來了看了兩家的牌發給人家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來做我一個的翠喜忙分辨道我又不曉得下家等的是八萬你莊家固然要輸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輸烏額拉布道自然要輸你可曉得你們田大人不是莊輸的總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個老爺不是做一個姑娘一個姑娘不是做一個老爺甚麼

我的田大人你們諸位大人聽聽這話好笑不好笑田小辮子看見烏額拉布同翠喜倒蛋心上已經不願意他本是個草包毫無知識的人聽了翠喜的話便也發話道中正街的驢子誰有錢誰騎烏大人你不要這個樣子烏額拉布見田小辮子說出這樣的話來便也惱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辮子兜胸一把那一隻手就想去拉他的辮子幸虧糖葫蘆眼睛快說道別的好拉他的辮子是拉不得的共總只騰了這兩根毛拉了去就要當和尚了烏額拉布果然放手說時遲那時快田小辮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領口不放只聽得田小辮子罵烏額拉布烏龜烏額拉布亦罵田小辮子田小辮子說我做田雞總比你當烏龜的好些當下你一句我一句兩人對罵的話記也記不清這日打牌的人共是兩桌大眾見他二人扭在一處只得一齊住手過來相勸其時外邊正下傾盆大雨天井裏雨聲嘩喇嘩喇鬧的說話都聽不清楚大家勸了半天無奈他二人總是揪着不放烏額拉布臉上又被田小

辮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兩處雖然沒有出血早已一條條都發了紅了羊統領雖然是武官無奈平時酒色過度氣力是一點沒有的上前拉了半天絲毫拉不動二人又想偷或被他人一個不留神誤碰一下子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來後來好容易被孫大鬚子趙元常一千人將他倆勸住的烏額拉布坐定之後方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發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鏡跟前一看纔曉得被田小辮子挖傷了好幾處明天上不得衙門見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氣一面告訴別人一面立起身來想找田小辮子報復其時田小辮子已被趙元常等拖到別的屋裏去坐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於是又跺着腳罵個不了羊統領道烏大哥臉上的傷可惜是田小辮子挖的倘或換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拿他弄到這個樣兒烏大哥非但不罵他而且還要得意呢說的大家嗤的一笑其時天已不早外面雨勢雖小了些依舊淅淅瀝瀝下個不了羊統領便吩咐擺席正要叫人去請田趙二位大人只

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說田小辯子不肯吃酒一個人溜回去了羊統領只好隨他於是大家入座商議着明天上院叫人替烏額拉布請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釣魚巷養傷席面上正說着話忽見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爲首的渾身拖泥帶水用一塊白手巾紫着頭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走進門來一見統領便拍托一聲雙膝跪地口稱軍門救標下的命羊統領一見之下不覺大驚失色心上想剛纔他們打架的時候並不見有他在內怎麼他的頭會打破正在疑疑惑惑又聽那個人說道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少年從來沒有誤過差事就是誤了差事軍門要責罰標下或打或罵標下都是願意的如今憑空裏添了個外國上司靠着洋勢他都打起人來這還了得標下是天朝人雖說都司不值錢也是皇上家的官怎麼好被鬼子打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以後這個臉往那裏擺總得求求軍門替標下作主說罷又碰了幾個頭跪着不起來羊統領還不明白他的說話便問你到底是做

什麼的你說在我這裏當差怎麼我不認得你你好好一個人怎麼會叫外國人打總是你自己不好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標下在新軍左營當了十八年的差軍門有時出門或者回來標下跟着本營的營官接差送差軍門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平時沒有事標下又殼不上常到軍門跟前伺候你老人家軍門那裏會認得標下呢至於外國人那裏標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說外國話標下也學着說外國話對答他並沒有說錯甚麼他搶過馬棒就是一頓現在頭上已打破了兩個大窟窿淌了半碗的血軍門不替標下作主標下揜着這條老命不要一定同那鬼子拼一拼其時檯面上的人算孫大鬚子公事頂明白聽了那人的話沒頭沒腦心上氣悶得很急忙插嘴問道你到底是誰叫個甚麼名字怎麼會同外國人在一塊兒說明白了好叫你軍門大人替你作主羊統領到此亦被孫大鬚一言題醒帮着催他快說又見那個人回道標下叫龍占元是兩江儘先補用都司現在新軍左營當哨官五

天頭裏標下奉了營官的差遣同了本營的繙譯到下關迎接本營的洋教習那知一等等了五天連個影子都沒有偏偏今天下大雨標下以爲下雨那外國人總不會來的了正因等的耐煩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躲雨那曉得正是下大雨的時候輪船正攏碼頭標下聽見輪船上放氣趕緊跑到躉船上去看只見外國人站在那裏生氣說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濕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標下因爲他是外國人制台大人尙且另眼看待標下算得甚麼東西當時就趕緊上前周旋他他一連問了幾句話標下又趕緊的答應他不料標下周旋他倒周旋壞了他咕咧呱啦說的是些甚麼話標下還一句不懂他已經動了氣拿起腿來朝着標下就是兩脚標下說有話好說你犯不着踢人他三不聽見順手就把標下手裏的馬棒搶了過去一連拿標下打了十幾下子以致把頭打破標下說的句句真言諸位大人不相信現今繙譯同了標下同來他就是

個見証說到這裏跟他來的人當中便有一個衣服穿的略爲齊全的走上來朝着羊統領打了一個千白稱他是營裏的繙譯一向少來替軍門請安今天是被龍占元龍都司拉了來替他做見証的羊統領見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畧欠了一欠仍舊坐下問他道怎麼好端端的會叫洋教習打他洋教習說些甚麼他是甚麼回答的那繙譯便湊前一步道回統領的話龍都司實實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輕頭都打破他說的話一字兒不假至於他爲了甚麼捱打却要怪他自己不會說話羊統領道是呵外國人斷乎不會憑空打他的總是他自己不好此時龍占元跪在地下聽見繙譯說他不是統領怪他不好直把他氣的臉紅筋脹昂着頭橛着嘴一個人賭咒羊統領也不理他便催繙譯快說繙譯回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老天爺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會弄潮就沒有這場事了偏偏輪船攏碼頭偏偏下大雨那洋人的行李從輪船上搬到躉船上雖然一跨就過搬行李的

人又沒有拿傘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脾氣亦實在難說話到了躉船上就跳着腳罵人等他罵過一會子沒有人在他跟前他也只好罷手齊巧龍都司要去討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那洋人的脾氣是越扶越醉的不理他倒也罷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了龍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同他拉却把他的手一推瞪着眼睛打着外國話問他你不會外國話不理他也就罷了偏偏這位龍總爺又要充內行不曉得從那裏學會的別的話一句不會說單單會說也司一句洋人打着外國話問他你可是來接我的不是龍都司接了一聲亦司洋人又問既然派你來接我爲甚麼不早來你可是偷懶不來龍都司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聽了他亦司亦司心上愈覺不高興又問他道你不來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是有心要弄壞我的行李不是這時候我們懂得外國話都在旁邊替他發急誰知他不慌不忙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可就不答應了他手裏本來有根棍子的舉起棍子兜頭就打誰知用力

過猛棍子一碰就斷彼時洋人氣不過一面嘴裏罵他一面就伸手把他手裏的馬棒奪了過來沒頭沒臉就是一頓等到頭已打破他嘴裏還在那裏亦司亦司真正把我們旁邊人氣昏了後來好容易把洋人勸開等到雨下小些叫了馬車連人連行李一齊替他送回家去我們這裏大家都怪龍都司說你同洋人說話怎麼只管說亦司亦司一句如今爲這亦司上可就吃了苦了我們說話他還不服說我們官場上向來是上頭吩咐話我們做下屬的人總得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規矩待他他還心上不高興伸出手來打人真正是豈有此理現在洋人已經回家去了龍都司因爲捱了洋人的打而且頭亦打傷心上不甘特地奔到軍門公館裏喊冤到了公館裏曉得軍門在這裡所以又趕了來的羊統領聽完了一席話不禁緊鎖雙眉把頭搖了兩搖說道我就曉得你門這些人不安本分專門替我惹亂子好端端的外國人那裏你又去得罪他做什麼龍占元道標下怎敢得罪外

國人他打標下却是打得不在理羊統領道你要怎樣龍占元道求大人伸冤羊統領尚未答言畢竟孫大鬍子老奸巨猾忙替羊統領出主意道人已經被外國人打了你有甚麼法子想你去替他伸冤終究是我們自己人不好他不去躲雨輪船一到他就把外國人接了下來自然沒得話說如今是他自己誤了公事反說外國人不講情理這場官司就怕打到制台跟前非但打不贏而且還要弄出交涉重案我們現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人已打了外國人不來問你的信總算有你的臉了如今反要生出是非來我看狠可不必一席話提醒了羊統領立刻把臉一沉朝着龍占元發落道本營營官派你去接洋教習沒有叫你去躲雨你偷着去躲雨以致外國人的行李沒人照應自然要弄潮的了這要怪你自己不好外國人打你是該應的以後當差使都像這樣的誤事還了得一面說一面回頭吩咐同來的繙譯叫他回去同營官說叫他另外派人這龍哨官我非但撤去

他的差使而且還要重辦以爲妄言生事者戒繙譯聽了羊統領的吩咐只好答應着可把龍占元急死了跪在地下磕頭如擣蒜口稱軍門開恩標下以後不敢生事了如今也不求伸冤了羊統領道你們衆位請聽他到如今還說他自己冤枉不到黃河心不死我一定不能饒他明天我還要吧外國人請了來叫他看着我發落龍占元一聽不妙又連忙磕頭連忙改口又求諸位大人可憐標下替標下好言一聲罷羊統領又問他冤枉不冤枉龍占元回稱不冤枉又問該打不該打回稱實在該打羊統領見他自己認了不是還不肯放他叫同來的繙譯把他帶回去交代給營官倘或三天之內外國人不來說話便罷倘有一言半語我是問他要人的龍占元至此方纔無話可辨又磕了一個頭起來含着眼淚抱頭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一終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二

南亭新著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却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祇因他憑空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狠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眾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弄得制台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倆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着又過了兩天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纔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的本營營官又